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六

將帥部一百七

觀望

生事

觀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夫冠萬夫而為長屬四郊之多壘不
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蓄疑貳窺伺間隙沉機不
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往此蓋自王道弗競霸圖是興
其有奮自匹夫遽操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
去就之分處於疑豫之際亦有時鍾內難事起蕭牆力遏外虞
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忠順爰茲
委用終以嫌間翻然失圖遽始叛盜之名宜乎春秋所貶者已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為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往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譙讓召布

譙讓責之也音在笑切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為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反召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

劉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越誘賊帥皆斬之而襲取其眾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太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為荊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司馬越越甚啣之會弘病卒

郝隆為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楊州刺史尋知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有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監為趙王掾諸王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石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

率精兵速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葦皆倫隆素敬別駕顧彥
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
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
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
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
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
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遂領東海
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遂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
止將士憤怒夜掖扶遂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
耳卓爲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
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襄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禦敦
歸路遂乞師於卓卓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麴允爲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衆據雍州劉曜之逼京都
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湏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
寇所滅

蘇峻元帝時爲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
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告遲回不進
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情峻爲內史
詔聽之加奮威將軍

宋吳喜爲假冠軍將督豫州諸軍事大宗即位四方叛亂喜東
征白大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征梟斬東土既平
喜見用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

顧探上曇生之徒皆賴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
啣之
陳侯瑱爲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強盛又以本
事王僧辨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周迪爲臨川內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
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
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曇即之反也迪與周敷黃法氈
等率兵共圍曇即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
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超超顧望並不至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等五郡及
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
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授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
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
衆三萬來攻壽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
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流恐爲已患頗使招誘悉達
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出助
之相持 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
麾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
揚州以甲兵三千人臨江大閱與瑒會瑒亦以兵三千臨金山
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爭相聘賚

韓弘爲宣武軍節度使弘既久鎮大梁威襲封部謂朝廷畏已
爵秩安加凡更三朝未嘗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

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寢懼
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

梟首七月弘朝京師

又云弘真元十五年由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為節度使至和元十四年凡二十一

年矣未聞有脩觀之意及繼戮元濟師道方懼而來烏重裔為橫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

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討遂以杜叔良
代之以重裔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弼為河中節度檢校大尉累拜中書令封真
王及朱友珪殺弼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偽命中懷怏怏友珪
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
逆余位列維城思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王平付託
之恩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

節度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
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民友謙盛陳感慨願敦
盟約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志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具正朔天
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於梁不獲
友謙即請之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為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劉繼威自為滄帥納款
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勞繼威守光之宗也
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新萬進懼由是堅附於朱梁康
議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未加同平章事
秦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灼人大臣皆懼求為外任義誠以
明宗安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

不豫秦王諷義誠為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馬
贄等懼禍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為將校不敢豫議但相公所
使耳及秦王既誅閔帝即位加檢校大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
事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清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為諸道行營
督統其子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即副之又
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
琦嘗佐幽州幕乃命齎都統官告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
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
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既至圍
柏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光軍又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
界時德均累奏乞與延壽鎮州節制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
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
俱斃德鈞聞之不悅

李彝殷鎮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異其輸貨
應接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其心羈維之

漢田再榮任晉為護聖左才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犯闕明年
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
卒殺虜師麻荅據甲伏庫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
本營遲疑久之為軍使道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諸軍以再榮
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

鎮撫上流願為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秦襲臣威已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比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為平南將軍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頗遣間使參莊帝觀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為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吳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

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蕃入寇京畿代宗紹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鎮不叶遷延不至

韓琬為鎮海軍節度使自關中多難琬即懷窺望於所部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三千餘所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鑾駕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井深十餘丈近百餘所下與江平裨偏將丘濬董作濬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十數里內先賢丘墓多被侵

欺又追李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採石
軍使生事

甲冑與戎商書之為戎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兵火自焚
鼙弩輕發是故狼貪者於軍令兇戲存乎帝語漢氏而下將非
一塗或任總邊寄身當鄰敵或扞守與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
以逞失謀不減苟貪天功罔恤時難繇是專任已力構發釁端
啓內侮之階棄在和之訓靡思康靖姑務煩剋失親善之為寶
忘懷安之遠慮橫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怨敗大乃事職此之由
辱國受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為大行建議陰使馬邑豪聶壹為間

間音居
覓切

亡人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

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因縣其頭馬邑城下

縣讀
日懸視單

于使者為信

視讀
曰示

曰馬邑長史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

十萬騎入武州塞

在應
門寨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千餘萬匿

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

別從代王擊輜重

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也車故
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尉

以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于上而言于太后

日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武帝朝

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慰士大

夫心

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右尉字止如此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

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即將杜崇不相平廼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左殺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兵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去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

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

命令為權時方略平畢之後裁行客賜

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閉門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勇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師子立亭獨戶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人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畧吏人

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
 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與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
 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師南單
 于及崇屯收帥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
 稷逢侯乃乘水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
 肆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
 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級餘任尚
 率鮮卑大都護蘇拔瑰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
 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騎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
 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馬
 桓羗胡兵討封蘇拔瑰為率眾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生逗
 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徽宗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
 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温遇犢王呼尤徵
 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

要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恨謀畔

王敬為燉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
 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
 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燉煌太
 守馬達明年以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覆其事敬先過拘彌城
 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
 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共具請建而陰圖

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
建從言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
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收隨敬在會持刀出
曰大事已定何為復逆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燹等遂會兵攻
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
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帟輸燹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
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
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燉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
燹時輸燹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遂燉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
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陳泰字伯玄為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勅并州并力
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
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為虜征將軍領南蠻校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
中丹析一州蠻屬為寇邵誘其帥因出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
既失信群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邵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
群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為敷遂執之邵坐降
號揚烈將軍

申坦為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帝遣太
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
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

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度之入市抱袒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入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擊尚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奚魏收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興弭寇邊收乃與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武道武戮之

盧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殺朐山戍王劉術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即據其城既克梁朐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既儒士本少將畧又羊祉子變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傳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

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畧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爲朐山失利最爲甚焉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師至冷陁並沒馱佺爲虜所擒送於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洛烏可利張真楷洛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納在邊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洛將騎兵四十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洛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敗迺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尔虜曰若

和親國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至
夜衆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敗走佺為虜所得佺
敗處去塞千里餘

王君奐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判涼州都督玄宗開元十五年與
回紇戰死初涼州界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為酋長君
奐微時往來涼府為回紇等所輕及君奐為河西節度使回紇
等快快耻在其麾下君奐以法繩之回紇等積怨密人詣更都
自陳枉狀君奐法驛回紇部落奏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
按問之回紇等竟不得理由是澣海大都督回紇承宗長流瀼
水渾大得長流古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勝州盧山都督
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回

紇等婚姻貶令問為撫州別駕嵩為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
澣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奐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
道往突厥君奐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
伏兵突起奪君奐旌節先殺其左右宋真割其云心是其始謀
也君奐從數千人與賊力戰自朝至脯左右盡死遂殺君奐馱
其屍以奔吐蕃追兵及護輸遂棄君奐屍而走玄宗甚痛惜之
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閣羅鳳襲雲南
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
詔當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皆
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怨因發兵及
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雋州閣羅

鳳遣使謝罵人與雲中錄事參軍姜如乏俱來請還其所虜掠
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
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太和城為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閣
羅鳳既臣吐蕃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
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輦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
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祿
山反閣羅鳳乘釁攻雋州

韓滉為潤州節度真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中土寧又
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曆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
其侵軼臣聞之其近歲以來兵衆寢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回
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
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修堅城
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為饋餉
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
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
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
焉初頗領命及滉以病歸弟玄佐意怠隨辭邊任盛陳大盛戎
未襄不可輕進無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為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元
和未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
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
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自率亮黨攻陷閬州仁矩舉家擒戮仁矩始爲客將預逢興運錄趨走之勞擢居蕃任才踈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閬州爲節度制以仁矩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刑奏報地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由仁矩也

晉安重榮爲鎮州節度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使棧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事父之禮貪傲無歡困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鄣治甲兵將與決戰高祖發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即位加平章事始朝廷遣使告兗北虜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虜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圖使喬榮告曰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冊爲隣爲孫則可無稱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虜力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廣遣間使汎海構虜周張建武爲賓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接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雞蕃族蝨賊邊陲俾爾率領兵帥於彼進討殺牛族熟戶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搔致其鬪敵彼戎既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爲寬息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行左司禦率府副率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六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七

將帥部一百八

違約

徇私

縱敵

輕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司可往德無常雖巫鑿而不可為蓋夫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居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賑而行戒師以出或廟謀先定或軍志夙成故宜寒暑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略揚威靈平強寇絕後患獻功於明庭受爵於太室者矣其有違明約徇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為而苟免失在和之義成否藏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也或有心靡故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悉苟原情而未

減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為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李廣俱出

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

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

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

軍行而輒留去

公孫敖為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與驃騎將

軍會當斬贖為庶人

李廣為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虜知單于

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

走超也音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

并合也合東道少回遠

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忸

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

行以水草少不

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

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言始勝寇即在戰陳

廼令一得單于臣願居當

前先死單于

致死而收單于

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

趙食其也音異其音基

或失道後大將軍

或迷也在後不及期也

大將

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遯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

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

右將軍食其當斬贖為庶人

路博得為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樓船

將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粵鋒以挫粵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質所期處引也

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

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充國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反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蜀胡濟為鎮西將軍後王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後主督戎馬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為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克洛陽須大軍至可輕前既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為姚興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魏軍屯據岸軍軍不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方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進

張茂度文帝時為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留連時茂度帝邵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謹為平西將軍大武真君五年為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以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為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據硤石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破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唐盧江王援高祖武德中為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

蕭銑授荆郢道行道元帥援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

獨孤晟太宗貞觀中為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李道彥另提李道彥貞觀中為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軍行總管與左驍衛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為右威衛將軍卑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逼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誠欲擊平壤李績兵馬據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

邑未有千人以此分踈更為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王忠嗣為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悅及奉詔應接延光僂俛緩其故師出無功李光顏憲宗元和初為裨將高崇文統神策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憊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徇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令從私則眾怠其有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摘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体失出閫之威或致眾叛親離以壞軍政為將之失莫大

於此
漢書武帝時為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軍李廣自

請行帝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將軍青出塞捕擄知單

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

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北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令大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教為中將軍大將軍亦

欲使教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

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

怒而就部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李廣為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脫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

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由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右

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走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登

車不或遭喪不服振旅撫帥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靈

蟻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

寇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其

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其泉臨獵

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為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鑿為司隸校尉時杜預為河南尹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果羗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之宜并力大進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回不須鑿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

鄧羗符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羗張蚝徐成等伐慕容暉既陷并州暉遣其大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救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

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軍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南齊曹虎為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啓乞侯官尚書奏侯官戶數殷庶乃改封監利縣北齊高昂為西南道大都督攻上洛為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爾

季氏昂之弟也

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為

濟州刺史

高季式為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為私使樂

人於邊境交易還京生被禁止尋而赦之

唐李晟為佑神策都將代宗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攜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感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至期廷以其功高為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為申光蔡隋唐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霞寓以兵則貶黜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行其計滋本蔡州即山人祖父墳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理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堠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為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由是坐貶撫州刺史劉總為

幽州節度使奉朝請祈瀛莫二州為廉察用權知京兆尹事盧士為帥朝廷從之總聚涿州刺史張臯女與士致請因有內外之屬故總以士政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今准近勅須令守官伏以臣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秩守官既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詔曰應內外有職事官宜准大和六年五月十二日勅處分其諸州參學文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勲舊紊亂明勅置徇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為鄆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疑為大將軍許之令其方略條奏疑所請偏裨皆取

其已黨帝疑之乃止

縱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蓋受命以出固敵是求期執俘而言還必至師以誘戰其或藉兵要而資寵祿勞師徒而長寇讐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生之計曾微闕志且異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為受賂為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漢田仁為司直戾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

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生縱反者要斬

後魏右弼為安西將軍征馮文通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右泥因民心之不欲遂率眾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右塗譎詐不入城高麗軍

至文通乃隨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大武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為肆州刺史汨陽郡公印山之役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無我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兩破膽笑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難喜其勝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匹壓樂因賜之唐馬遂為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悅軍建中四年十

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大原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悅曰夕待降燧思大原畏留魏州遷延不取及奉天之難燧乃退歸使河北餘搜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為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已分已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固賊出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豎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恐有功乃曰馬未嘶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孤絢為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寵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汭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舡而進絢聞勛至遣使慰撫拱給芻米都押衙李相公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絢曰雖無好義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揣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陡峻而水深使若出其兵逐之俾荻舡縱火於前奇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絢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專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彥曾據徐州

高駢為天下兵馬元帥鎮維揚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黃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兗初黃巢以其年七月採石江直抵淮南城內士

客軍十餘萬有梁纘者本照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從劉積敗徙邊遇赦還復隸于軍及駢領四川時戍于大度河因奏為親將歷數鎮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于駢請擒賊復有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鄆軍使呂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後侵其已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上天下喪亂黃巢起乎群盜遂至橫行所在藩維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趣廣陵也江東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相復又自咸通中復交趾之役于安南開鑿海道西川板築羅成心匠天機謂能馭後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

巢讓

尚讓也

往來歷境而過諸鎮由是解體淮此之人無復鬪志遂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法奇正相生詭譎為道有示弱以制勝無輕敵以成功古語曰以心度心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怒而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反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虛實故行無虞有備焉得勘術也其或趣速以爭利怙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不知己之已失欲無損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朱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載公退舍於夫渠不敬宋師不鄭人

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師師伐晉以救鄭

庶長秦鮑先入緡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於樂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樂晉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後軍

以吳為不能而弗倣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楚

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司徒印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皐宋也皐宋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公子鞅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衛魏使擊之軍既

相距衛鞅遺公子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鞅以為然

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鞅因攻其軍盡破之以

歸秦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武

帝泣曰昆邪中國人也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相恐忌之負恃也乃徙廣為上郡太守

後漢盖延為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為海西王海西縣屬琅邪郡建武

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等往救之為

憲所敗憲遂攻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

郟之間戰或曰數合頗有剋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

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

留天誅常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曹無尺寸

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紹深閔儆戒備
且每事奉狗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吳陵操為破賊校尉代帝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
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因敝乘勝擊杜曾有輕曾
之色侃司馬曹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
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
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
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為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群
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主而行與
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

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
害宋序為南中郎將符堅遣符丕石越寇襄陽次北序以丕軍
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因守中城越攻陷
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謝琰為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
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
上黨大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
且列水軍於南湖兵設伏以代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
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爾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
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
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
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為慕容皝寧遠將軍皝庶兄翰奔段遼遼地蘭與
圍柳城皝遣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銳難與爭銳顧
宜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
騎為前鋒而進封栗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叡為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于華
澤平陽太守慕容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
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卒衆將奔關東叡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歐令出關不可逼也
叡弗從戰於莘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地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封遣益州討
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於
累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
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
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太韋為處為長史散其常侍務和為司
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戰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
宴飲下令曰敢言軍士者斬度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
專征之任庶能催彼凶醜以副且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
宴安耽毒切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
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鄉等不足慮
也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
為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日自魏歸國以爽為司州刺史秀

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太武已死文帝更謀經略五月
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卒并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
杜戍王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主為豫州敕
史跨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壇上必
可擒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
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次之本期每師入河斷其水門
王玄謨攻碣磔不克敗走水軍不至爽亦收眾南還轉聞數百
里至曲強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為益州刺史時東昏失德京師多故季連因聚會發
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
人李記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為信州刺史與王僧辯等乘舟師東逼郡陵王於郢州郢
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候景密
遣將宋子仙任約奔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鋪酒自
樂賊騎日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
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眾殆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
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主
儀破黜弗部後魏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憤來桑
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為衛將軍時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川先是盧
祖遷伊甕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從

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宝寅奔衆於安定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數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趋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奔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竟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督都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頤於金鏞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肯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西過渾遇周軍戰沒

王則大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元天穆討刑果輕敵深入為果所擒

後周賀若弼為驃騎將軍陳將侯瑱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敷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敷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川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泥溢陳入濟師江路遂斷楊忠為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民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莫北入并州極為險阻具其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

欲探其巢穴非十萬衆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乃以忠為元師又令達奚武師三萬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入響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頭可汗步難可汗等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為右翊衛將軍竇建德替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十里井建德聞世雄至精兵數千人伏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遯云亡人司予甌中世雄以為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遯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并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黃予英往省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予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予英輕遯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復得逃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為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克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君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營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

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押巨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遂為賊所執王孝德為朔州行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李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期覘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何史那社爾既擒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為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頤所部尤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明至西門為胡寇所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

龔寶壁為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突厥骨咄祿元珍戰敗全軍盡沒壁寶輕騎遯走黑齒常之擊破突厥於黃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齒常之與寶壁計議遙為聲援寶壁以為賊破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余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文先遣人報賊令其得嚴備出戰時寶壁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出已遂為所敗黑齒常之寶壁生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玄宗天寶十五載賊將蔡希德

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
渡橫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

唐朝臣為振武節度使德宗政元四年奚其室常之眾寇振武
初朝臣頗無斥堠賊至方交迎宣尉中官相未及一二里中官
二人為所虜朝臣奔歸閉壁乃掠人畜而去時迴紇數百騎合
勢追之人復為所敗

後唐閔寶為檢校侍中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十九年
討鎮州鎮入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餓饉者多計無所
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長圍室輕之不為堅敵俄
而數千人繼至奮力死戰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
營不能拒戰引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百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為閬州節度使俾伺董璋之反狀時物議
以為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假僻朝廷莫
知事實激成章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兇黨
以攻其城知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畜反計以賂誘士
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壁以老之儻決旬之間大軍東至即
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
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七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八

將師部一百九

殘酷

報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選替而勇悍之材進乃有處瓜牙之列握旗鼓之要干城之任受方面之寄雷用其衆毒痛于民以戕害為執以安忍為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恣賊殺屠掠城邑則舉無噍類孳戮不辜度劉參佐肆材狼之忿極塗炭之可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如猛虎仲尼云苛政猛於虎

良可畏哉

漢項羽為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為大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從大原入

定大地至馬邑馬不下攻殘之

殘謂多所殺戮也

後漢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大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史復與鮮于輔劉和共合

黃祖為荊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亦

音射

與衡善隨到夏口祖

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吞祖言俳優饒舌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正為河內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示威

吳甘寧為前部都尉下兕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兕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舡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

晉荀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兵太守魏植

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太掠兗州晞出也無鹽以弟純領青州
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桓溫為大司馬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廣陵城移
鎮之時溫枋頭之敗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
怨
桓雲為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雲招集衆
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雲兄大司馬溫執權有司
不敢彈劾

宋劉粹為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
家叛沒于後魏趙杲秦剛等六家悔背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謨
等林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一

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六口收付刑部粹坐貶號為

寧朔將軍

宗越

一作宗越

為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之因追奔

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循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
義宣子女坐免官擊尚方復為長水校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
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
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
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為將所領衆嚴酷好行刑戮毗睚之
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為都督南豫州刺史御下亦以恩將士
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從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宋越更殺我
高道慶為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

意者輒加捶楚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為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洗為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同其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為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既死大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其返去丁零渠師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予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也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為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鹿為衛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呂徇見為亂鹿討平滅之鹿因平賊之勢枉掠七百餘人

劉貴為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脩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朱仲遠為東道大都督太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

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大宰解太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礼仲遠世隆先弟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甚為患苦
比齊斛律光為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於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類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為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

隨趙仲卿為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兵屯田仲卿總統徵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者高祖命御史王俾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楊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知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屈突蓋為武侯驃騎性嚴刻時有檢校大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為車騎將軍贊性凶暴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

籤刺瞎其眼有酒温不適意者立斷其舌煬帝以贊潘邛之舊
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
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
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

樊子盖為東郡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去子盖凡
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為新安道行軍摠管持法嚴暴有不用命者
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由是下不附而畏之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土寇盜聚結悉討平之軌每
臨戎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
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

常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入常遣奴
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借汝頭以明法耳
遣其部將取奴殺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奴俱斬之
行臺即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笞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清邊道副總管婁師德安撫河北諸州懿宗
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剗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
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別師何阿亦多屠害士女是時人號懿
宗與阿何小為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為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
猛政梓州刺史章尋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
殺之由是威震一方

李正己大曆中為淄清節度使為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朱希宋大曆三年為幽州節度使為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為孔
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時為邠寧節度使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無領
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
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為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悔錄領眾
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
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
始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

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
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藩情徵拜右金吾將
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睦王傳

劉士寧真元中為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
弓挺刃殺人於杯按問都虞侯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
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為宣武軍節度使有即將劉錡者亮卒之魁
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
罪盡斬之以徇流血道中弘對賓客笑自若

又云弘制宣武頗
酷法人人不自保

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進士丘降者常為田緒
從事及季安從軍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

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亮暴慘毒如此
王庭湊為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東道節度
使牛元翼家屬悉為庭湊所害初元翼之出深州也庭湊擊留
其家及節度使漢南數遣使厚賂庭湊竟出之庭湊竟不許至
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為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常於河岸立巨
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巨木發其機擲河之
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常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伏刃殺之
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為陝州節度使為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
以生命為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
將施鞭笞劊剔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
憂在不測光化二年六月為部將李璠所殺

李罕之唐末為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
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狼不得士心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
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為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為張言
所陷罕之奔於太原

後唐武皇表為澤州刺史仍令河陽節度以兵寇鈔懷孟晉絳
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內百姓北結山寨或出
樵汲即為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架險亦為罕之部衆攻取先
是蒲之間有山曰摩雲邑人立柵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
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為季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

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為澧節節度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及死子彥恭繼之蠻蚤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為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叱兵盪屋友寧攻下盪屋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為樞密使會汴州軍校張諫謀亂都指揮符彥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度已下三千人並族誅之

晉王建立仕後唐為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為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

之為塚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

安重榮為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為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裴弘簡累授左金吾衛上將軍性忌剋而多疑歷州鎮十餘所任多豎棘於公署才通人行左右稍違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為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民慘慄及疾羸綿月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凌霄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

就第豈不宜乎廷圭從之遂以籃輦祕尸而出決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有變詔命既至而發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廷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廷圭聞之不敢弔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鞚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淚饋奠者

張彥澤為涇州節度使從事張武以彥澤所行事多不軌數勸止之彥澤不從因醉酣發矢向武武偶免因告病不復請謁彥澤愈怒將加害焉武乃避竄衍州刺史送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息彥澤流武高州彥澤堅飛奏請武朝廷允之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為相州節度使領軍北屯鎮定後送款於虜虜王遣彥澤先至京師數日之內恣行

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頭腰目領焉彥澤與偽閣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孝弟暴死於門外李守超為裨將從其兄守真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劍剖賊之首為六分號為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為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寃之

漢劉銖晉末為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高祖以為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貌每扶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扶人隨其歲數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為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為坊廵所拘立斷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言竟見棄市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為盜巡司遇之以搯其腦血流被体乃就隣舍子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即斬於所犯之地斷舌決口斫筋拆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為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為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錢四十萬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進價於淮南太得利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偽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賫玉枕陰遺淮南王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等擊之解暉希旨斷成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周慕容彥超為兗州節度使既謀叛命乃於城中括率械繫笞掠比戶啣冤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為餉彥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欲令判官崔州度得罪

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繫物之豐約願無吝焉弘魯令家僮與周度搜索斲掘無孑遺矣彥朝又令牙將鄭麟持刃訐之弘魯惶迫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闇行軍泣拜妻孥恐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朝不之信弘魯大婦並繫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望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軍校趙質切責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提起齊藏珍為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珍護兵南出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士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惟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是中庸之道然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忍之不忍必舊憾之是脩由失意以相仇乃收心之是縱忘乎公利假彼軍具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耻於言詈雖甘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為驍騎將軍坐亡失多為虜生得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穎類侯崔嬰之孫名彊

當夜從一騎

出從人由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大守敗韓將軍

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奏請天子而行

至軍而斬

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或遭喪不服

式武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前橫木也字或作軾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竦

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憺之

稜音來登切憺音徒濫切夫暴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

免刑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滿長武寵之孫也年二十四

為大將軍掾高貴鄉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幹欲入幹妃偉公

妹也臣欽若等日傳字公衡長武之父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旦來無有入者

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白其故參軍王羨

亦不得入限之既而羨固王左右啓王滿掾漸門不內人且推

劾壽春之後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有疾事定乃

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拷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寃之

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癯憚其智

計以瓠繫狗頸示知每大樹似癯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

平盡捕殺之

劉毅為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刺史庾悅初悅為司徒長史

曾至京毅時甚叱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

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叱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詣堂

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

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啣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

徹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桓溫為荊州刺史復以范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委以留府蜀

平進爵武具縣侯溫頗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請還京

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後汪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一州刺史假節既而溫北伐令汪率大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隨宇文述為大將軍初敬肅為潁州郡丞述食邑潁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啣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

唐李元諒為鎮國軍節度李懷光反於河中絕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時賊將徐廷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招諭之庭光素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為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過庭光於軍門令左右劾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已後志誠復為部下所逐過大原載義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挈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詔奏戶部尚書安思順於祿山潛通偽令人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間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大僕卿元真並坐誅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寃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為襄州節度使洛陽有變訓以自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

以救之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昭
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
詣長平遮絕趙救其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
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將軍趙括
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項羽為楚上將軍破秦軍秦將章邯降羽羽立為雍王置軍中
使長史欣史失其姓為上將將秦軍行前行前謂居是時羽將諸侯
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

吏卒搖使叱戎過秦中異時宿言先時秦中過之多亡狀無善形狀

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
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
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
不聽事必危不如繫之獨與長史章邯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
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既入函谷關至戲鴻門後數日羽廼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於是自立為西楚霸王明年
羽至城陽齊王田榮亦將兵會城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
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夷平也皆坑降卒係虜老弱婦人
徇齊至北海所遇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

漢李廣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酋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以郎中令出右北平廣軍幾沒漢法廣軍自當亡

賞當謂切過廣與望氣玉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凡也材能不及中中謂中庸以軍功取侯

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

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恨悔也廣曰吾為隴

西守羗嘗及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

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延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晉王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領南蠻校尉先是巴蜀流人散在荆

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化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

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

餘人於江中自是益州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後魏王建為中部大夫從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道武乘勝

將席卷南夏於是棟擇俘眾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盧宿衛宮外亡稱為區士也賈音右

也曰我欲與公有兩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

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誅部校建從

走卒趨至堂皇下詐謁因上堂走卒皆三建指監御史曰取彼

走卒前曳下堂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

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以聞繇是顯名

後漢張修靈帝時為中護匈奴中郎將光和元年修與南單于

呼徵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

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
劉岱為兗州刺史與曹公袁紹等起兵誅董卓進屯河內岱與
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吳陵統為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從擊山賊時大帝破保屯先
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
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生舉罰不以其
道統疾其侮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
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
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屬士卒身當矢石所攻
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帝壯其果
毅使得以功贖罪

孫綝為大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朱異帥三萬人屯
安豐豐畏誕等勢異敗歸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
斬之於鏤里而遣弟思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
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晉郭默為右將軍咸和四年十二月害平南將軍江州刺
成以胡兵尚眾恐有變將盡殺之乃陽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
悉課群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
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
程知節以高宗顯慶二年為慈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次
常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
遁軍還坐免官

專殺

三代之授斧鉞兩漢之賜祭戰皆得專殺者唯以肅軍旅而謹
號令也若乃秦漢而降幸總戎貂性非仁賢學昧詩禮驕盈弗
率暴橫是圖負恃軍戎擅恣誅殛或失律而歸罪於下或遷怒
而厚誣於人或疑忌之相形或取求之弗獲急棄王命殺害無
辜恣殘忍之心快忿懟之意旋伏明戮以謝沉寃天之禍淫信
不誣矣

項羽字籍為楚次將與上將軍宋義救鉅鹿宋義久不渡河羽
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也即就出令軍中曰宋義與濟謀反
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驚服驚失氣也莫敢枝梧梧音悞枝
也式曰小柱為枝邪柱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亂廼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之命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
漢周苛為御史大夫守滎陽城是時左丞相韓信擊魏虜魏王
豹傳豹詣滎陽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
與共守遂殺豹

胡建孝武時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時監軍御史為
姦穿北軍壘桓以為賈坐賈曰賈為賣物之區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
遣歸令中州之民知恩德乃召群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
此國內宰虛圖之為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
不如殺之道武謂諸將曰若從建言恐後南人創艾絕其向化
之心非伐罪弔民之意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坑之

道武既而悔焉遂進圍山中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
惑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會而無謀意在虜
獲恐士卒四掠盜賊亂府庫請俟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徒河人
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道武乃悉眾攻之連日不拔
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曰慕容寶指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
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無知但後恐為參合之
眾求全日月耳道武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崔游為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楊洛德兄弟數
為反叛游至州深加慰撫松栢歸款引為主薄稍以辭誘之兄
弟俱至松栢既州之豪帥感游恩過獎踰群氏咸來歸款且以
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

信合境皆反

隋樊子蓋為光祿大夫封濟公

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群國

大業十一年

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
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
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眾經年不
能滅賊有詔徵還

唐殷太子建成武德四年以稽胡酋帥劉企成為邊害詔建成
率師討之軍次鄜州大破之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收其渠帥
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群胡企成與胡中大帥請降建
史劉喬太尉陶侃帥眾討默於尋陽斬之

前趙勒冲為鎮北將軍寇太原平北卜瑒率眾繼之冲攻太原

不克而歸罪於珣輒斬之劉聰聞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
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

宋蕭惠開為益州刺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路經江陵時
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既求
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啟
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
稱快

南齊任侯伯宋末為平西將軍黃回軍主先是王蘊罷南中郎
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蘊寧朔府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
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宗幼領軍防州沈攸之之難
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曰至郢州遣侯伯行湘州事又

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
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湘州刺史呂安國至收侯
伯誅之

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
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罪合窮戮從之

陳吳明徹為領軍將軍時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率
兵討之明徹於軍中取戮安成內史楊文通

後魏萬安國孝文時為大司馬大將軍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
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帝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

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岳召悅共討靈州悅
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

請君勿怖衆皆畏伏無敢拒者

唐趙郡王孝恭為東南行臺右僕射高祖武德中與越州都督
闕稜同討輔公祐及擒公祐誣稜與已同謀又杜伏威王
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乃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
孝恭孝恭怒遂以反誅之

嘗執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執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
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執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
在執不言但示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

蘇海政為颶海道總管檢校右武衛將軍高宗龍朔二年十二
月受詔討龜茲又勅崑陵都督阿史那彌射及濛池都督阿史
那步直發衆以從海政步直先與彌射爭部落不和密謂海政

曰彌射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
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
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誅首領由是
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下鼠尼施拔塞幹
兩部判走海政與步直追討平之海政軍迴至踈勒之南方月
又引吐蕃之衆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遂以軍資略吐
蕃約和而還其後吐蕃盛言彌射不及為步直所誣而海政不
能審察濫行誅戮

哥舒翰為副元帥禦安祿山既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
誅揚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
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

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
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收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
中詔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徐光庭分統焉又奏詔募一萬
人屯柞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為所圖乃上表請乾
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

李光弼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先是太原節
度王承業軍政不脩時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侮易承業之為
人衆甲持鎗上承業廳以玩譖之光弼聞之甚不平至是又有
詔交衆所主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謁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
不避避長揖光弼怒既至又不交兵光弼收繫之頃中使
至云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

之久矣中使持勅示光弼李光弼對曰光弼今祇斬侍御史若
宣制命拜中丞即斬中丞若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
而還翌日以衆圍衆至碑堂斬之威震三軍

嚴武為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
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乃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由
是威震一方

駱元光為華州節度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專殺徐廷光元光累
有功帝慮諫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周智光為同華節度代宗永泰元年秋逐吐蕃至廊州時杜冕
屯坊州智光與冕不協遂殺廊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
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李奉先為金吾衛將軍憲宗元和十年河東防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昕而歸以奉仙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豐州刺史初重昕之見殺也麾下之眾或啟之故不及備從之有崔德玄者聰其亂眾而頗易置之黨亂者懼奉仙至而聽於德玄乃潛告於奉仙曰燕大夫之死實玄德構焉今又招扇諸部以拒公矣奉州百姓舊與夷種處及奉先遣使潛視見其牛羊廬帳之在郊也以為信然及德玄迎謁于郊奉仙數而殺之沒其家孟簡元和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心腹吏陳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閩通翰持簡陰用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殺之且欲滅口翰弟及子進狀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贓及與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貶吉州司馬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敬宗寶曆二年七月奏大將軍程光晟謀鄙動發覺處置訖從諫稔惡藏姦非一朝一夕光晟之死人頗疑其寃

韓約為安南經略使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奏愛州刺史張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准法處置大理寺議張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因韓約不合專擅處置勅張丹男宗禮等並釋放

康傳圭僖宗乾符中自河東行軍司馬除河東節度等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自行營赴任兩都虞侯張錯郭晁迎於烏城驛並殺之軍中震悚

梁朱珍唐末為太祖諸軍指揮使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

御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廐以候巡撫時排陣斬所使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侯范權持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珍以訐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往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太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後唐李冲為華州節度使初明宗至京師西征軍未旋命為冲華州都監令應接之冲至華迫華師史彥鎔入朝李存勖至華冲盡誅其家俄而任圜領西征大軍至招討推官張礪六軍推官李崧等因言西征監軍官李從襲欲圖任圜幾覆西軍慮至

京師妄生間諜君宜矯制誅之冲即遣牙兵數十萬擒之軍中斬首以徇史彥鎔以逼已歸朝淚然冲泣訴于安重海重海怒冲復令彥鎔歸華詔冲歸朝

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天成二年表奏泗州防禦使克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訖初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使于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亡之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于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閬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既舉城納款衆咸以為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

喜曰侯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
前以妻母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謂魏王三川既平以功莫
領節鎮尋過蕭牆之難明宗即位嚴求之蜀川乃以為兵馬都
監知祥忌之既至召宴即被執而害之以謀欲構亂聞
晉李金全為滄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
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
殺金全至亂軍數軍人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
祖之座上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
周環儉嗇多疑嚴刑峻令王暉麤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
行間各為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為矛圖為竊發
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
不從之連雞不棲物之常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
元惡也天子猶賜之信誓詐為郡守我等見殺非其罪也若朝
廷之命是食前言苟將軍之令得無寃乎既戮彥和等其徒皆
以兵送赴關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
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之約以不戮一人
拔暉為淮安序外次校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
彥和等當危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
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楊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寵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
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許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
禁河洛之人常如備盜尋冊拜大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

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讐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

張彥澤為涇州節度使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為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苦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為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群小惡之久矣

因此譏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断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羗人授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駟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高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關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鐸詣關訴寃朝廷命王周代之

李俊為高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俊奏元隨吳漢筠監軍資庫擅用官錢二十貫文已處斬訖刺史無軍權部曲有罪奏聽進止可也不奏而殺物議非之

宋彥筠為鄧州節度使經過洛京於銀沙灘斬廳頭軍將鄭溫

為扁臺所據鎮將於都城殺人其罪不細有詔鞠之欵云彥奏筠先進過小底二百人奉勅命配在興順軍內有十人先令往陝府般家未到公路逃走捕捉到一人貴要例衆尋便處斬捉屍於河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合送鄭溫於河南府請行勘責不合專擅加刑者勅曰王者約法之義比在防非將致一平所期共守昨以憲司舉職有國舊規宋彥筠尋悔愆尤理可矜恕念茲勲績渙軫朕懷特開宥過之恩庶叶匿瑕之道凡百有位宜勵乃誠所犯科條並從釋放

漢王繼弘為彰德軍節度使乾祐初誣殺節度叛官張易斥逐觀察推官張制易鎮州人繼弘專有所不當易必抗言爭之繼弘龐褊心不能容常於席上問國家西南用兵事易曰或說尚洪遷力戰傷重蓋性太剛故也繼弘正色曰洪遷傷重合有邸報子安得此言搖惑群情遽繫之於獄奏易訛言惑衆殺之以聞制曹州人繼弘事有非理與張易協力極言之繼弘常乘醉據臂毆于牀下至是因殺易乃誣奏制與易因出訛言而削其官牒而逐之後因郭謹代繼弘又令害制馬衆寃之漢法渙刻藩方奏刑殺不問端倪即順其情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礼重足屏亦而事之不暇

李洪信為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部都指揮使聶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勅等同謀叛並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勲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

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帥多不悅故洪信因朝廷
多故誣奏加害焉
周王宴為晉州節度使廣順元年正月殺行軍司馬徐建崇言
謀通劉崇故也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四百四十九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

棄將帥部

失守

謹讓

失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者是地利不如人
和也夫有扶節臨戎分閫受寄樹藩屏而是賴控咽喉以為要
屬四郊之多壘合衆心以為成契宗子之惟寧示武夫之重閉
是為巨防豈資錐保然而智者多慮或迫於勢孤愚者無謀或
罹於衆叛至或局鑄非謹繕完失時罔思盡忠茲固吾圍觀望
畏怯脫走棄去拘於司敗蓋其宜矣若乃奮不顧身守死無二
拒以百術攻非一塗困於阨危守終惇固猛噬之下英聲凜然

雖塗膏血於頽垣斷要領於堙塹亦竭節而無媿也已
後漢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彭寵及張豐反攻浮浮城中糧盡
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
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
於寵

晉郭默為劉琨假潁川太守為劉曜所圍突圍剋軍將軍軍領
河東平陽太守李矩李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
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
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
棄家人單馬馳去

荀晞為都督中外諸軍屯濠城刑政苛虐眾心稍離莫為效用
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馳襲蒙城執晞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屯新鄭矩將張皮與劉聰
子粲戰於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
作長鉤以鉤船連數日不得渡夜遣步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
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總追之不及而退

周覲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始到州而建平流
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弼覲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
之故覲得免

周撫監沔北軍事南中即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
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

和郁為征北將軍時石勒寇趙郡郁自鄴奔于衛國

裴純為滎陽太守時石勒寇汲郡執郡守胡寵遂南濟河純奔建鄴

庾冰為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

朱序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鎮襄陽符丕來攻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不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獲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符堅

王愉為江州刺史督都豫州四郡至鎮未幾殷仲堪還玄揚佗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潯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

吳隱之安帝時為廣川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餘有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歆奔還都循所得循為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宋高祖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宋朱脩之文帝時為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迴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久既母常悲憂魏果克滑臺囚之申謨與脩之守滑臺為魏所沒後得叛還

蕭思話為青州刺史後魏南寇擅道濟北代既而迴思思話懼魏人大至乃奔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

話奔亦委城走魏人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由是
徵下廷尉仍擊尚方尚方南齊王敬則為南兖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
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高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
書撫軍尚書梁魯休烈初仕齊為巴西太守時江陽人程延期反殺太守胡
法藏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

羊雅仁為豫州刺史羊思為殷州刺史為魏軍所逼並棄城走
劉潛字義儀為豫州內使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
千隨前衡州刺史常縻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
莊鐵所逼失郡率

賀琛為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
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火殺害琛被鎗
未至死賊求得之與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兵來救勸開城
克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與送嚴嚴寺療治之

陳樊毅為左衛將軍時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成收之召以
毅為大都督率衆渡淮對青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壞城毅
自全軍自拔

侯瑱為江州刺史鎮豫章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
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
弟太淵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
盡收其禾稼太淵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太

淵虜掠瑱軍妹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
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成投其將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
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

後魏裴良為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
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軍倉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
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房崇吉初為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城幕白曜軍至遣客入召之
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外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
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不時刻白曜遂築長城圍之崇吉
糧矢俱盡突圍走出遁藏民舍後與從兄法壽俱降
賈顯度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時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

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
為尔朱荣所留尋表受直閣將軍左中郎將

尉建為兗州刺史時宋高祖為晉將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
為前鋒將逼滑臺建率所部弃城仲德遂入滑臺

費穆為雲州刺史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
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既久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伏俱
盡穆知勢窮乃弃城南走投爾朱荣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孝
明詔原之

薛曇尚孝明時為南陽平太守孝昌初除州刺史元法僧叛入
梁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監監不能援遂為梁將
王希聘所拘曇遁梁梁以禮遇之曇尚乞歸梁乃聽還

韋續為任城王澄揚州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墩雖尋克復續坐免官

崔康為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為杜洛州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康遂率城民奔定州坐以免官

裴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州入嵩高山

爾朱世隆為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時元顥逼太守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畧顥既克滎陽禽行臺楊匡世隆懼而遁環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

泉企為洛州都督東魏將高敖曹率眾圍逼州城杜窟為其鄉導企拒守旬余矢盡援絕城乃陷焉高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江果為汝州都督時杜洛周葛榮等叛亂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強寇內徙無由乃攜朱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孝靜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張瓊為汾州刺史天平中除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為周文帝所陷卒

北齊封祖業行晉行事時薛循義為衛將軍沙苑之後諸軍退還祖業弃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

後周柳檜為撫軍將軍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葦陽二郡

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君
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
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人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
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鎗遂為賊所獲陽
猛初仕後魏為葦山郡守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俄而
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
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文帝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脫
身得免

隋文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
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於涿郡卒於塗

周法尚後周宣帝時為開府順州刺史高祖為丞相司馬消難
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
計閉門不納珣遂圍之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
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枝梧遂拔所領奔城遁走消
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于仲文初仕後周宣帝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遣
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
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五百餘級以功
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曹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
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
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
而遁為賊所追且戰且擊所從騎戰死者十七人仲文僅而獲

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為之
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
管給以欵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

唐張亮隋末從李密隸李勣勣歸國后亮檢校定州別駕劉闢
反河北勣復以亮從軍令守相州及闢兵至亮不能抗弃城
西遁

齊王元吉守并州懼劉武周所逼弃州奔于京師
程大買為滄州刺史為劉闢所逼弃城而遁

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屯晋州裴寂為宋
金剛所敗人情大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
遂陷於城

高仙芝為河南節度使時安祿山據范陽叛仙芝為討賊副元
帥屯軍於陝時范陽平盧節度使封常清與安祿山戰于武牢
王師敗績時仙芝聞常清戰敗乃弃軍西奔陝郡太守竇庭芝
弃郡北渡

呂崇青為河東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潼關不守崇青
及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年上洛防禦使楊黯
皆弃郡走所在兵將解辦而散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之亂初糾合兵衆以拒之後兵力漸
窮弃郡南走渡河自後河北郡縣盡沒於賊中

侯希逸肅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既數為賊所迫希逸率屬將士
累破賊徒白潤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為奚虜侵

掠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平盧始陷于賊詔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崔光遠為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奎拒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奎遂敗奔還賊隨處奎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奎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奎處奎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表知秦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董晉為華州刺史潼關鎮國軍使時朱泚潛逆於京邑使函黨敬江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

程權為滄州節度使時鎮州王承宗叛命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鎮州賊以衆二萬人入滄州東光縣斷其白橋踞程權不能禦以衆歸

哥舒曜鎮襄成時李希烈反陷襄城曜西走洛陽

李勉為汴宋節度使時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衆來寇勉戍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相曰希烈凶逆酷殘若與交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德宗尋有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齊運為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北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搗軍人人自喜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弃城走

杜彥光為監州刺史時吐蕃寇州彥光奔州慶州

張行恭為平州刺史時太原軍犯州城行恭不能守因奔其城
梁葛從周仕唐為兗州節度使昭宗天復三年青師王師範遣
將劉鄩陷兗州初從周方統州兵在外青人知其虛來攻逐之
後唐李巖為澶州節度使會賊將賀環來寇巖怠於守備咸遂
陷賊

戴思遠初任果為邢州節度使屬燕將張方進殺滄州留後劉
維威以成歸梁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
州思遠棄鎮渡河歸汴

朱守殷為蕃漢馬步都虞侯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
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駕才大吳子事因撤北寨往固

揚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
不問

揚漢賓為黔南節度使會東川節度使董卓叛攻城漢賓棄城
走投忠州

安崇阮為夔州節度使奔所部歸闕翌日待罪於閣門尋命釋
放時董卓據東川謀叛來寇峽內諸州而崇阮望風遁走

漢劉在明初仕後唐閔帝應順初為具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
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
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
奔歸懷州

安友規權永興軍府事屬趙思綰奔衝友規失守城池後除名

配流登州沙門島

周周密初仕晉為延州節度使會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為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弃其城奔於太原隨漢祖歸汴

譴讓

夫將者受服於社貞師以律荷分閫之重有干城之寄始當受命初無辦嚴是所謂為瓜牙而衛社稷者焉苟異於斯否滅凶也若乃擁兵而翫寇忘戒而失策或士卒暴露無恤下之心或道踞滯留非速進之意或對問失實或臨敵亡備以至不能鎮守遂至退奔其乃有名無實失將兵之道降城縱掠遠吊民之義是以頌尺一以致詰遣使者以問狀勞之以征役之苦終之

以訓讓之辭故其聞命以知非立功而贖罪者多矣若夫上有疑心下或耻過因而負釁者盖亦有焉

漢韓王信高祖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也間私上賜信書責讓之曰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信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

以責於君王

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

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彭越封梁王高祖十年陳豨反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于

梁越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讓責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
反於是捕治越徙蜀

揚僕為主爵都尉武帝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伐謂矜時也以書勅責之

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搃旗之

實也搃拔取之烏足以轎人哉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勞虜掘

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建德南越王名也尉

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

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傳張恋切行下更切因用歸家懷銀黃

重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並將梁侯二印故三

組也組即綬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

分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

曰率數百僕嘗為將請官蜀力詔問賈武庫日出兵

而陽不知挾為干君五過也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

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有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

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

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反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

馮奉世為右將軍元帝時以隴西羗反上言願得其

眾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前書勞奉

世且讓之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官謂

右將軍

謂之將兵在外故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

逆天道故遣將軍率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

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

名不戰為畔也敢當敵攻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言未

嘗當羌虜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率

又不測其形使能明其約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

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快事

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

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不休息也詣日夜

軍非為擊也助其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飲

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繁呼種羌音辱又乃穀切

切謂能張弩者也系力追切方急遣言今速至且兵凶器也必有

成敗者惠策不定料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

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

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

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無憂須奮武

將軍兵到合擊羌虜須待十月兵必至隴西十一月

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顆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

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武將軍

自別有此時人安國也未進聞羌破還帝曰羌虜破散創艾

七逃初創艾謂懲懼也創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

要害處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擊公孫述進軍成都城下述死其將延岑
舉城降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岑焚城百姓縱兵大掠光武聞之
語讓漢及副將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
為酸痛甚非古人吊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馬援為伏波將軍與耿舒同擊五溪壺頭賊守隘船不得上士
卒多死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充縣名屬武陵
郡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眾怫鬱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
即可殄滅伏波慮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
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
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討邊章中常侍張讓奏嵩連戰無功所
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
戶

袁紹為右將軍建安元年曹公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代紹上
書自陳述言皆飾非

吳張昭為綏遠州將軍及大帝即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紹舉劾
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帝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
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帝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
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

晉羊祐為車騎將軍鎮荊州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

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來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宋劉鍾晉末為龍驤將軍太尉參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鍾領石頭戍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亦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劉道規晉末為輔國將軍都督荆寧梁雍六州軍事時荊州刺史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都督降為建威將軍劉懷慎自高祖遷都壽春劉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奉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

蕭思話為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碭礮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為坦副並前鋒入河發治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思話及衆軍並至碭礮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其臺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援思話馳來退師攻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攻固道被誅於碭礮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忠話啓事礮礮不按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北鎮山川

嚴祖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寔思話
可解徐州為莫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為
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

王鎮之為征西大將軍道規司馬時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
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擅道濟到彥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
辭不見听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南齊州盤龍為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時角城戍將張浦與後魏
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戴虜二千餘人藏伏枋下
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
主孟英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眾被捨赴水而魏
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
領五百人赴救魏眾乃退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
奏復位

陳章昭達為中撫軍大將軍高宗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
朝遲留為有司所奏降號車騎將軍

淳于量鎮桂州王綝平後頻請入朝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
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
華皎征衡州界黃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
為所司奏免儀同餘並如故

後魏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
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
分之大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改授內都大官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攻梁鍾離遇兩淮水暴長引歸尋春還
既狼狽失兵四千余人頻表解州宣武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
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元慶和初為梁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
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

北齊薛孤延仕東魏為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二
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譙於華林園文襄
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揚州公永樂仕東魏為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
退永樂守陽南城昂走輒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
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二百

隋賀若弼為右武侯大將軍開皇末高祖幸仁壽宮譙王公詔
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
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
三大猛嫉妬心大猛自是非人心大猛無上心大猛昔在周朝
已教他兒予反此心終不能改邪

唐竇軌為行州益臺僕射武德中徵入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
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為曰公之入蜀車其驃從者二千
人為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
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遇宋金剛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皆
盡晉州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
有翼佐之勲官爵亦已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敵致此喪敗不

獨媿於朕乎以其屬吏尋釋之

獨孤懷恩為工部侍郎時虞州刺史常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頗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摠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初讓之因是望怨

劉仁軌為青州刺史高宗顯慶中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田仁琬為太僕卿兼代州刺史充河東諸君節度副大使玄宗天寶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節度鎮守西陲不能振舉師旅緝寧夷夏而乃公行暴政不務恤人撓亂要荒略無承稟邊官之責職爾之由宜黜遠藩用誠邊使可舒州刺史即馳驛赴任封常清為右金吾大將軍天寶末安祿山叛以常清范陽節度

募兵東討祿山渡河陷陳留陷鞏予谷兗威轉熾常清退俾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死令人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

郭子儀為司空平常事肅宗至德中以副元帥與安祿山賊將安守忠孝歸仁大戰於清渠王師敗績降為左僕射仍平章事殷循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大和中循淮詔停減軍卒千餘人遂敗為群盜劫隨州之屬縣時議責循不先陳論以致寇盜左授大子賓客

夏侯攷為劔南西川節度使懿宗咸通十年正月左迁為大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詔蛮寇西川責攷在蜀日失政也

梁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率軍屯莘縣既而魏軍送疑於大原時莊東南代鄩左莘既久糧饋不及人皆思歸莊宗令鉄騎直挑壓其營挑戰鄩閉壁示弱乃以勁卒絕其甬道特千餘各斬其寨木衆出驚囂俘獲而退後帝遣人謂鄩曰閩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壩久無闢志昨日東面諸侯奏事未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虜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翦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鄩表曰臣受國恩當茲閩政敢不杖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畝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雞止於此時再清河朔豈期四方稔乱國難未平纔出司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伍皆畝旅歸凡次舍經行每張犄角又畝絕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陽伍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馴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覘其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為勍敵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謀何敢坐滋患難臣心體國天鑒其明

後唐劉訓為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以征討無功續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

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惡生好殺麤暴無政歷數鎮以苛虐聞

明宗亦怒之及鎮上黨歲餘乃令致仕樞密使安重誨得罪後
建立不由表請自入朝所有司不之知徑至後樓謁見泣涕言
已無罪為重誨擯斥明宗不悅曰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非重
誨讚言亦宜自省旬日令還遼州賜茶藥而已

周慕容彥超仕漢為鄆州節度使乾祐中以閔中平加侍中遇
隱帝誕辰入朝以在鎮不法為執政所責尋授兗州節度使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一

將帥部

爭功

於伐

爭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蓋夫狼而求勝競不以心斯
事之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後已之義靡篤奪人
之志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禮訓之讓當授脰齊出掘兵分
道褰旗斬將攻略城池競圖勲伐相尚謀詐或逗遛期會以阻
彼衆或增益首級以大己功或陪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
勞之際求質實於俘獲行封之始請辨正於後先廷爭以發憤
歎耦語以圖叛戾至有奪圭爵伏斧鑕而不悔者矣此所謂矜

其能而喪厥功者烏

穿封戌為楚大夫楚子侵鄭至子城麇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

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正伯州犂

曰請問於囚乃止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

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因意也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為晉大夫簡子帥師納衛太子蒯聩于戚齊人輸范氏粟

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遇之於齊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

既戰簡子曰吾伏弔嘔血嘔吐不鼓音不棄今日我上也功焉

太子曰吾救主於軍退敦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韜將

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

子不讓下自伐

漢蕭何為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鄴侯鄴音贊屬高陽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池大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

等上何也顧猶也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

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縱謂解細而放

之指示者以今諸君徒能走得戰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

示功人也且諸君徒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是時帝已封大功臣三

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復復道上

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見諸將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

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為不足用編封言有功者多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耳帝

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計群臣所共知最甚

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

行封趣讀曰

荀彘為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州將軍楊僕擊朝鮮右

渠左將軍破淇水上軍乃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舡亦往會居城

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

間使人私約降樓舡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舡期戰

樓舡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舡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舡前有失軍罪意疑也

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卒不

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顯與

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大守公

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

不下考樓船數期不會且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

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不執縛樓船將軍

戲讀與并其軍以報天下許左將軍已並兩軍即急擊朝鮮朝

鮮相路人相踏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映我狄不知官紀故皆相踏人一也相韓

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映四也映音賴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舡樓舡今獨執左

將軍軍并将戰益急恐不能與言不能與猶也王又不肯降陶映詔

人皆亡降漢路人安死定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

王右渠未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已成又反復改吏左

將軍使右渠子長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詔人子最相詔人前已降漢而死於漢故謂之降相

最者其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

嫉乘計乘市樓舡將軍已坐兵至列口常侍左將軍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

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後漢任尚為中郎將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西羌有功

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財枉

法賦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領壽春及伐吳吳遣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吳威

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驪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吳中軍案甲不進反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

濬罪狀時人譏之

宋張僧產龍騎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僭逆興世擊

敗之琬死別將劉胡走入沔衆稍散北至石城方餘數騎景陵

郡丞陳懷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

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

斬首送京邑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景

陵殺懷真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為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果便馬稍氣力
絕人頗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
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
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
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後魏崔亮為鎮將軍與李平等計梁將趙祖悅於硤石李平部
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遠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
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守及平至亮
與爭功於禁中形於声色

陽固為前軍將軍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
而朝賞未至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詳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
撓談者稱焉

隋賀若弼為吳郡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開皇九年伐陳擒
虎為先鋒弼為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
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振揚威武遂平陳
國韓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
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騎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叔寶據其府
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
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柱國賜物八
千段

李德林為內史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

幸同州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顓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顓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為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勳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臣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

尉遲敬德貞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在班在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

伊慎為江西節度使嗣曹王暉都知兵馬使暉攻李希烈安州使慎盛兵圍之滅懼請暉使至城中以約降暉使都虞侯王錡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暉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洵懼由其圍也色不下鍔鍔補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為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軍楊復光
總其兵初仙芝眾踰三十萬既陷江陵獲舉子溫如誥遣修表
請節朝議不允及復光為招討監軍遣判官吳彦宏諭以朝旨
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其將尚君長蔡溫王楚彦威相次詣
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威欲害其功並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
其本悉斬之由是賊怒悉銳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其餘眾以
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為武皇馬步軍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於
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不之及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
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
卑以自牧為而不有挹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拔乎其萃
尚志作程者之所為也廼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閫之重或破敵
平亂自恃其勲荼或露才揚己願從其驅策或形驚驚之迹或
張跨大之言仁至使氣凌人席寵驕物踐危机而不悟犯清議
而莫逃垂之簡編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尤者
其是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晉師柴石以投人

柴石也

之而乘其車

既獲其人因釋去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繫桑木為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

繫車而走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買也言已勇有余故賣之

漢樊噲封武陽侯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稀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毅弩毅張也昔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噲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魏鄧艾為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隨故寵耳有識者笑之

蜀魏延為征西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晉鄧默明帝時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起召謂平南將軍劉喬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素無恩信臨敵少有不敗者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喬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

劉毅為衛將軍荊州刺史毅性剛猛沉斷而專肆狠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服及居方嶽常怏怏

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屈於頗輒絕歎以為不可能也

宋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瞻問晦年答之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卽中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

南齊垣崇祖為朐山戍主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圍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此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為輔國將軍北狼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在淮見帝使相比韓相白起人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其常自擬

韓白今其人也

梁韋叡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高祖義兵檄至叡起兵赴之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還為州雙光道候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

王僧辯為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據之收賊黨王韋等二十余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之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首望唯知有趙伯超耳豈知王僧辯社稷既傾為我所覆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禮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師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為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顯宗孝文時為征虜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為鎮南廣陽嘉王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其可恠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斃死可付尚書推烈以聞兼尚書張彛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憊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詔議展其後効

王肅為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庇稱代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

于忠孝明帝時為車騎大將軍自謂有贊社稷之功諷動百寮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

常山即開國功邑一千戶

揚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伐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軍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閩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蕞足使君自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雖要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宰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高昂彭樂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

後周王勇為大將軍性猛勇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

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

隋賀若弼為武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為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閑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陛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闕稜為越州都督稜與輔公祐將陳正通接戰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耶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遙拜者賊師遂潰稜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

劉潼為隴右經畧使常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潼將兵則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潼才任統帥朝廷特用之會高宗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為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迴鶻使經其舊地歲困旱召其代乙者未詳姓名疏之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其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益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之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款劾及帝即位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以驕誕後唐朱守殷為振軍節度使不之任以兼蕃漢馬步使涼城初

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勲舊與宗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
惡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安元信為橫海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彥宗明比
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
明宗曰成敗天也不由於人當時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
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於口吻取笑於長者彥
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彥威為戲

周王峻為樞密使峻以慕容彥超叛於兗州已遣步軍都指揮
使曹英定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
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
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

得色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一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二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三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四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五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六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七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八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五十九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六十

皇本冊前八卷之二百六十一



